

光復前後故鄉夢

鍾楊瑞先

魯莽書生李萬居之五

李子壩上半山之居

民國三十三年，萬居內兄鍾慶蘇爲了迎接他妹妹賢滯、萬居一家人，天天往重慶南岸海棠溪



李萬居潛心著述時留影。

跑，終於有一天接到了。

鍾國元初到重慶，就在重慶近郊李子壩，也就是國際問題研究所電台下，與朋友合建兩間房子，這是用巨竹、黃泥、石灰混合的「綑綁大廈」。後來國元轉到農民銀行工作，就遷到重慶化龍橋紅岩嘴公家宿舍。鍾慶蘇遷來李子壩住，旁邊又加建兩間。後來這「綑綁大廈」變成萬居賢滯的「公館」。這公館不平凡，這間六尺見方的小小屋子，開過準備接收台灣的會議，擺着蕃薯形的臺灣地圖模型。臺灣先賢連雅堂的哲嗣連震東，穿着灰布棉軍裝也來到這小屋子開會。當時叫「臺灣革命同盟會。」並且決定李萬居接收臺灣的報紙，李萬居已將「新生報」三字，在此小屋中命名。

這建築在復興崗下的小屋，真是如劉禹錫的陋室銘「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萬居就在此小屋下「石頭房子」國際問題研究所辦公。近在咫尺，辦公室轉轉；然後就與他的臺灣同鄉大談返鄉計劃。此時已是「開羅會議」之後。勝利在望，日本軍隊已從

獨山撤退，重慶出現一片繁榮。

因爲萬居喜歡招待客人，其內兄悄悄將他自己多年來珍藏的古畫，拿到重慶城裏賣掉，補充萬居每天招待客人的伙食。

萬居二度到重慶後，就主編一份「臺灣民聲報」這是份小型報紙，土報紙印刷的，內容充滿鄉土之感，愛國熱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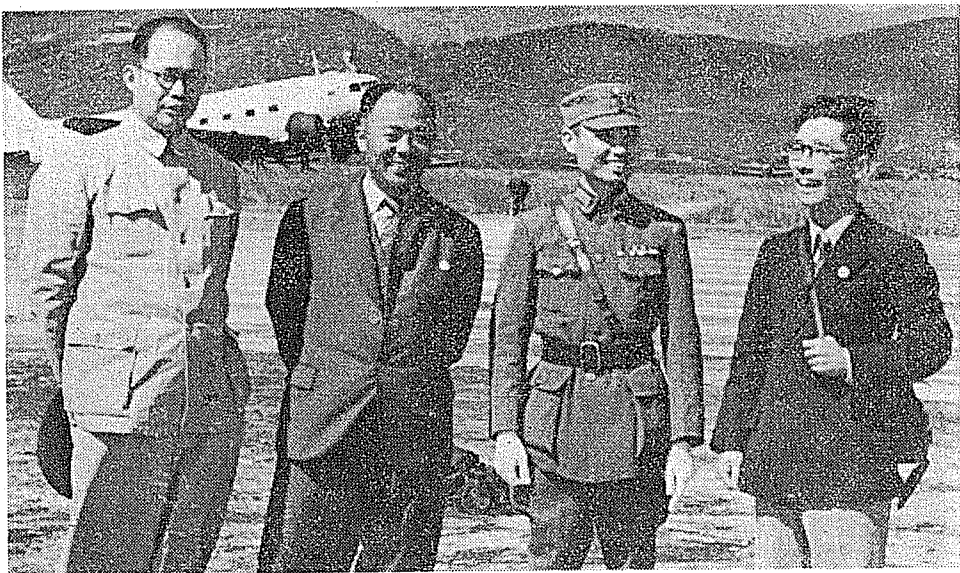
萬居把每月月薪及配給交給他內兄鍾慶蘇。他和妻兒的零用，就靠他稿費收入來支應。他在香港時，給星系報紙寫稿，稿酬相當高。到重慶後，除主持「台灣民聲報」外，又給各報寫，一方面發揮自己思想，另一方面賺取稿費，供生活上必要開支。

萬居仍着軍裝，偶而也與蔡雲程、許星耀、蘇鐵化等，帶領妻兒，至農民銀行鍾國元內弟處，打打牙祭，農民銀行餐廳菜不錯，又可在福利社，洗個熱水澡。在萬居來說：這是段悠閒而充滿希望的時光。

飄泊萬里故友重逢

無意中，邂逅了在上海時的臺灣同學，也就

是本省詩人林嘯鯤。飄泊萬里，舊雨重逢，談了又談



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李萬居（左）奉命接收臺灣報館，乘第一架飛機返回台北與柯遠芬（右二）等在松山機場留影。

，真是感慨萬千。林先生當時在物資局工作。林先生寫了一首七律，記他們重逢的事。

贈李萬居兄詞 林嘯鯤

十八年來勞燕分，不期客裏又逢君。

縱談滄事渾如夢，一沐歐風更出羣。

斑白自憐潘令鬢，清新絕愛謫仙文。

何期收復澎湖島，共理蓑衣釣暮雲。

萬居讀了老友林先生的詩，想起萬里外苦難中的家山，不禁愴然而淚下。

走到石頭房子辦公，見日本人青山和夫尚在。相見親切談了一陣。青山和夫，直到日本人投降，方返日本。

再去找幾位海外華僑青年，抗戰開始後，就千辛萬苦投奔祖國的青年。如泰國回來的張世明、陳家樹、鍾聲濤他們呢？原來配合盟軍作戰，國際問題研究所，派他們去滇邊打游擊去了。這羣愛國青年，祖先是明朝末年去海外的，聽說日本侵略祖國，不顧生命危險，闖關道路。在西南大山打游擊，重慶補給幾乎斷絕。要阻擋日本人，要配合盟軍登陸。他們有時吃野菜，幾乎要討飯，衣服破得像叫花子，這種愛國的精神，令人感泣。勝利後，他們已先後返僑居地。國家正是多事之秋，也沒有勳章給這些華僑青年。

記得英國詩人雪萊會寫：

「黑暗的盡頭，

就是光明的到來。

冬天來了，

離春天還會遠嗎？」

重慶的隆冬多霧，李子壩濱嘉陵江，霧漫風大。漫長的冬天過去了，春光又燦爛在大地上。李子壩山坡上艷山紅（杜鵑花）又耀眼開遍。

勝利消息不斷傳來

民國三十四年，這年萬居四十五歲。霧都重慶，洋溢一片繁榮氣象。警報好久聽不見了，疏散四郊的軍民，陸續繼續地遷回重慶。

春節後，萬居與內兄內弟一家合照了一張全家福。因為如果勝利了，大家又會各奔前程。報紙上不斷傳來日本軍隊節節退敗的消息。

歐洲戰場上意大利、德國相繼向盟軍豎起白旗，人心轉為興奮。

我們的蔣委員長，英國的蒙巴頓將軍，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及艾森豪將軍，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四大名將，被人們津津樂道。

蔣委員長於開羅會議歸來，很注意培植收復失地的人員，不斷組織訓練班，開訓講習，希望各行各業的人，要保持泱泱大國民風度，收復失地，也收拾人心。

在重慶城鄉各校，青年學生們，大唱還鄉行

「好音從天降，

欣喜若狂，

嚐够了流離滋味，

準備還故鄉。

八年閭別，

故鄉該無恙？

那小橋流水，
那江南草長，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前排中）與制憲國民大會臺籍代表合影。二排左起第四人為李萬居。

那庭院綠蔭，
那田舍風光。

如今快見面了，
怎不欣喜若狂？
怎不欣喜若狂？

捲詩書，

整行裝；

上征道，

意氣揚；

江流似箭，

關山退兩旁。

怎敵我歸心更急，
恨不得插翅飛翔。

捲詩書，

整行裝，

上征道，

意氣揚；

江流似箭，

關山退兩旁；

怎敵我歸心更急，
恨不得插翅飛翔。

行看重整家園，

家人歡聚一堂，

重建新中國。

共享安康。」

唱着，唱着，士氣民心興奮高昂。十萬青年十萬軍，在各戰場上都發揮出力量。在各大中學

在校生從軍的，都保留了學籍。許多大學三、四年級男生，志願到印度、緬甸戰場，做盟軍翻譯官，各大學也為他們保留學籍。這些年紀輕輕的翻譯官，到盟軍處工作，美金待遇，每天吃牛肉罐頭，久而久之，好想念國內的白菜，蘿蔔和四川榨菜，信封裏都寄隻如手掌大的蚊子回重慶現寶。

共商收復鄉土大計

萬居已內定為赴臺灣接收大員之一，而且他不想做官，本來當局要萬居做省府委員或廳處長，但萬居書卷氣重，寧願辦報紙。李子壩萬居家中，整天賓客盈門，共商收復鄉土之大計。

戰場上不斷傳來捷報，太平洋盟軍不斷地反攻。盛傳盟軍或登陸日本本土，或臺灣。據說日本人最怕發銀光的黑狐狸；某部分心理作戰部門，專門飼養發銀光的黑狐狸，讓牠們交配，多蕃殖，以便登陸日本本土時，把銀色發光的黑狐狸放出來，增加日本軍人恐懼心理。

如大地一聲春雷，盟軍在日本「廣島」「長崎」丟下兩顆原子彈，日本當地居民死傷多少萬。日本畏於同盟國正義之師，終於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正式投降。日本天皇在電臺廣播：敎各地軍人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重慶，像大年夜，各處鞭炮聲不絕於耳。報紙印發號外。「號外！」「號外！」大街小巷擠滿人潮爭買號外。許多人興奮得睡不着覺，索性把家中藏酒拿出來，弄些花生米、豆腐乾，互相恭喜，大談還鄉計劃。四川人也很高興，從此不



左排前。影合賓來與員議長議副長議禮典幕開會議參省灣台五十月六年八十三國民
。屏雪陳右排前，年斯傅、居萬李、誠陳、琴朝黃、明志陳、淦家嚴起二

必打「國戰」，更可以交了很多外省下江朋友。可以隨他們出川觀光耍啦！比過年還熱鬧百倍！

萬居心情比別人更高興，可以回到淪陷五十一年之久的臺灣故鄉，而且是光榮的凱旋。

但是也有人寂寞地無助地歎氣：

「出來這些年，也沒拿過槍桿，也沒碰過筆桿，專門做點小生意，回家鄉去，怎麼向家鄉的人交代？」

「吹嘛！」別人挖苦他一句

「吹啥子嘛！吹多了吹爆炸啦！」小商人說。

物價普遍下跌，許多囤積居奇的商人，免不了蝕本。

許多忠勇的軍人、英雄，得到了榮譽。萬居得到了國民政府頒發的勝利勳章。

乘第一架飛機來台

萬居奉命接收臺灣報館，勝利後不久，就乘飛機離重慶，留賢滯及三個孩子在重慶。到南京，經上海，乘第一架飛機返回臺灣，當時叫「前進指揮所。」

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

萬居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返臺灣接收新聞事業，是年萬居四十五歲。飛機由上海起飛，於十月五日下午五時到達松山機場，暫住台北火車站旁的中正路，當時的日本產業部長的房子。當日晚上七點三十分，就發一封信給北港家鄉，告訴西端堂兄，他已返臺。

十月八日，萬居的堂弟、侄兒，就來台北看他。有的都不認識了。真是「少小離家老大歸，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唐朝賀知章的心情，萬居今日感受到了。

先問西端兄好否？又問其他故舊，雖然生活比較困苦，幸喜故人無恙。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市中山堂前，隆重地舉行接收大典。所以後來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都叫光復節。

萬居接收了日本在臺灣新報，改名叫「新生報」。因為剛光復，怕一般人漢文程度不够，因此有漢文版及日文版，萬居擔任社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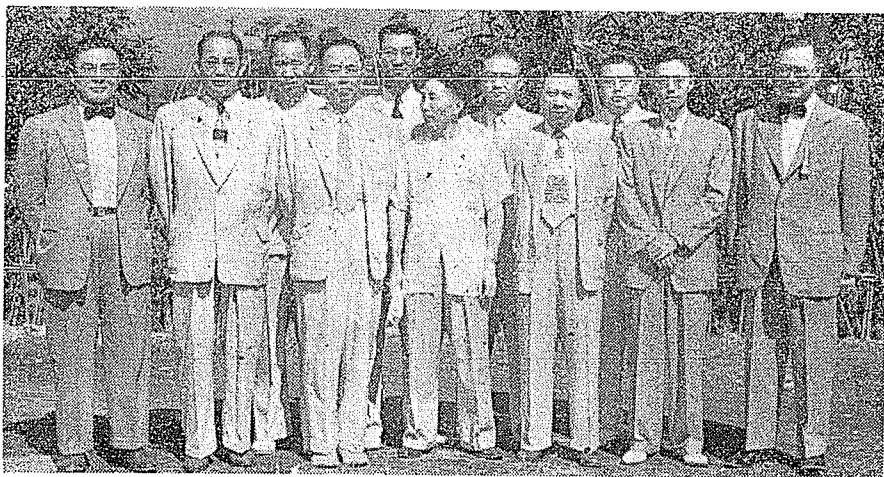
民間喜氣洋洋，有的人興奮的睡不着覺。有些七八十歲的老先生，忽然走運了。大家紛紛送子弟請老先生教漢文；老先生祇好搖頭擺腦地教「三字經」。所以到處洋溢著「人之初，性本善。」當然是用閩南語教的。

萬居一直提倡國語，他是吳稚暉及門弟子。

接辦新生報的初期

萬居於民國三十四年秋，接收了日據時代的「臺灣新報」更名為「新生報」，擔任了發行人

兼社長，這年萬居四十五歲。台北市西門附近康定路四十六號，原來主人是日本人河村哲，也是報社社長，該日本人已返



李萬居（前排左二）與台灣報業協會代表合影。前排左一蕭自誠前排中蕭贊育，前排右一馬星野右三謝然之。

國。房子純為木造，成英文字母L字型。前有庭院，後有花園。一進大門，觸目所及，是一排高大黃椰子樹，樹下有幾株杜鵑，房子外塗成灰色，屋瓦是黑色大瓦。此屋共有十二間。客廳最大，主臥室也有十坪大。花園一大片韓國草，及一口壓水井，假山牆邊種着杜鵑、鐵樹、桂花，春來一片嫣紅翠綠。日人社長原有管花園的老園丁阿伯姓陳，也留下來管花園。報館派兩名下女：阿娥、阿桂。阿娥管洗衣、燒飯；阿桂管打掃房間及給客人倒茶。萬居到處飄泊多少年，現在突然有個安適近於豪華的家，同時有了一輛報館供給的轎車。除了寫信到重慶，催促他夫人賢滯及三個孩子快來台北以外，還寫信給他的朋友及在北港的侄兒們來同住。

火速寫信到越南西貢，請黃維揚來臺灣。萬居在抗戰時，不計生死利害，為祖國工作，拉黃先生刺探日本軍情，結果受累，被日本憲兵逮捕下獄，受盡毒打逼供；現在出獄了，雖然黃維揚得到政府褒揚，但是萬居於心難安，請他來臺灣同住，如果有合適工作，介紹他工作也好。所以黃維揚先賢滯到臺北。從前一起在法國巴黎讀書，後來又共赴國難，現在更可朝夕共處。

接李西端大公子——廣融（南融）來台北讀師大附中，其次子——李茂林讀成功高中，想替西端先生培植兩個兒子，以報答他當年栽培。

翻譯冰島漁夫的黎烈文，也由福建到台北來，萬居請黎先生擔任總主筆。黎烈文，是湖南湘潭人。黎家是大家族，出了好多位活躍在文藝教育界的人物，如北平師範大學的黎錦熙；早年在

上海創作很多國語歌曲：如葡萄仙子的黎錦輝，還有在美國寫花鼓歌英語劇本的黎錦揚。黎烈文在巴黎與萬居同學，過從甚密，返國到上海，仍常在一起。抗戰時萬居在重慶與港粵間奔波；黎先生則在閩南一帶辦刊物。黎先生原配去世，留下黎念慈一子，繼配許粵華也很賢慧，又生一子。他翻譯的冰島漁夫膾炙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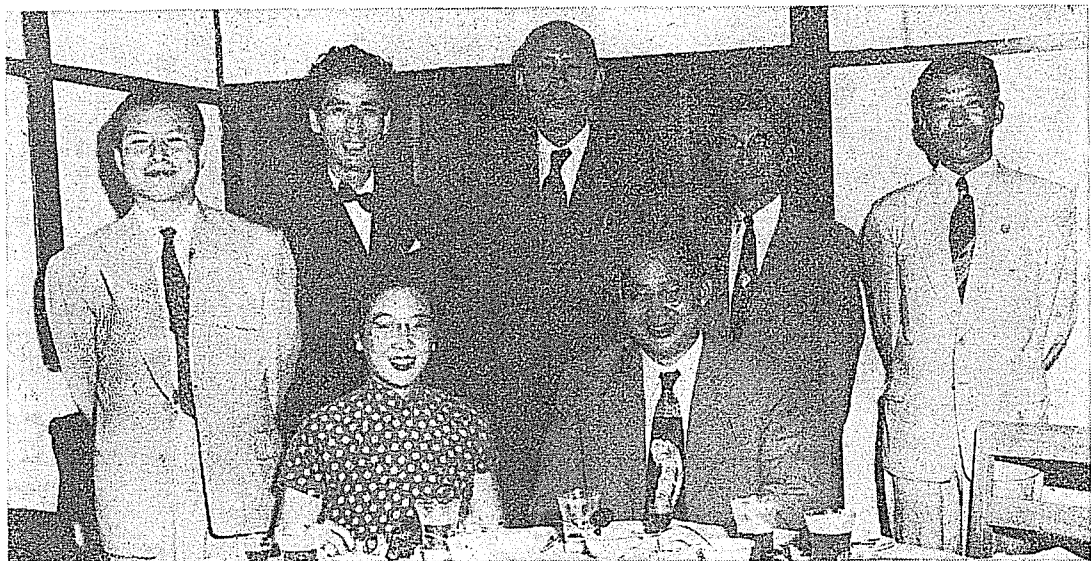
黎烈文無抽烟喝酒打牌等不良嗜好，但有湖南人耿介脾氣。擔任新生報主筆不久，就與當時台灣省政府新聞處長夏濤聲弄得愉快；又與當時新生報經理部不融洽，所以拂袖返上海。大陸將變色，又從上海坐船來台，在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法文，有時也在師大及政大兼課，又譯稿。上課時聲音宏亮，談吐幽默，很受學生歡迎。

當選制憲國大代表

萬居返臺後，各界宴請萬居，幾乎無虛夕，當時無觀光飯店，祇有新中華、蓬萊閣。往往有黎烈文、黃維揚同席。各酒家以美女如雲號召，找些年輕貌美的女服務生。黃維揚見了美女，如猛虎見羊，悄悄拉手問芳名。

黎烈文警告萬居：「老李：別人可以和女服務生開玩笑，你可不能啊！」

萬居點頭。萬居自與賢滯結婚以後，私生活很拘謹，沒有交過任何女朋友。聽了黎烈文的話，更是正襟危坐，祇管吃菜、喝酒，對美女不敢多看一眼。——視美女如蛇蝎，深怕惹火上身，破壞自己的榮譽。不久，萬居夫人鍾賢滯女士，及長子南輝、次子南雄、女兒湘如，都來到台北，並且帶來女貴賓，施莉俠小姐。施小姐，是萬



民國三十三年春李萬居偕夫人（前排並坐者）與報界同仁雷震（後排中）等飲。時留影。

居留法女同學。

南輝、湘如進了附近西門國校，南輝進了幼稚園。萬居當選為西門國小家長會長。

三十五年春天四月，萬居當選為臺南縣選出的省參議員。（當時尚無雲林縣。）臺灣省參議會於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在台北市開成立大會，地點在南海路建國中學旁。萬居當選副議長，黃朝琴為議長，連震東為祕書長。國民政府在勝利還都之後，積極籌備選政於民，首先要召開制訂憲法國民大會。因此通知各地方選舉制訂憲法國民大會代表，並公佈辦法。

於是三十五年十月，萬居當選為制憲國大代表；十一月要到南京參加制訂憲法——國家大法工作。萬居在場曾經發言，臺灣已具備地方自治條件，因為教育普及，極力主張臺灣省首先該實行地方自治。

萬居已成風雲人物。各界請他剪彩、證婚的很多。

比起王芃生，萬居比芃生有口福，中年以後，吃的比芃生好，婚姻也比較幸福些。此時李萬居三個字非常響亮。——萬居此時四十六歲。

自萬居當選省參議會副議長後，常賓客盈門，高朋滿座。他的夫人賢淑，也是好招待客人。別人說鄉下人

好客，他兩人本都是鄉下人。康定路四十六號，萬居為了尊重他的妻子，門前懸「海園」二字。「海園」每日常有客人川流不息外尚有常住客人。繼黃維揚之後，萬居留法的女同學施莉俠來啦！而且是賢淑從重慶一起請來的。

把他的女朋友帶來

當萬居飛往上海來臺之後，賢淑在重慶等候飛機。一天，忽然有位陌生女客找她；賢淑看了很多張施小姐給萬居的照片，一眼看出：是萬居當年留法的女同學；忙着熱情招待她，給她臨時找間房子住，然後一起吃飯。吃飯時賢淑說：「萬居已經回到臺灣啦！你早幾天來就可以見到他了。」

「哦！」施小姐是那麽矜持。

「你一定要多住些時候，我陪你在重慶玩玩；你不要到臺灣去呀？」

「嗯！好啊！」施小姐答。

「那麼，我明天去為你多訂一張飛機票。」如此一段對話，聽到賢淑哥哥鍾慶蘇耳朵裏，很不是滋味。當施小姐回到賢淑為她佈置的臥房後，慶蘇就大罵賢淑：「你為甚麼這樣蠢？明明知道她是萬居以前的女朋友，還往臺灣帶？將來他們說起法國話來，你一句也聽不懂；要是說英語，也許你還懂一點。你也不想？」「萬居人老實，既然和我結婚，我想他不會變心。施小姐父母都去世了，祇剩下一個弟弟，又和弟媳婦合不來，要她去臺灣散散心也好。同時她又會寫文章，也可以在報館工作。如果萬居真變心，我就認命。」因此兄、妹弄得非常不愉快。